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
| 二 | 一 | 四 | 三 | 和 |
| 冊 | 號 | 架 | 函 | 書 |
| | | | | 門 |

左傳輯釋

十四

左傳輯釋卷十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名裊、襄公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明治八年文部省發行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六負

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

立之曰入衡案雖莒人召去疾展與之黨防之齊公

子鉏帥師納之始能入莒故從諸侯納之莒展與出奔吳弑君賊未會

諸侯故不稱爵釋文莒展一本作莒展與阮叔弓帥

師疆郟田春取郟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公

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衡案入

城而館

也蓋公館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

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衡案

為禘去禘為壇去壇為墀昏禮墀受婦於廟子產

不欲圍入城欲除地擬豐氏之廟以令行昏禮故

云請墀聽命也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衡案杜

明女故曰豐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

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實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

也是實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

也是實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

也是實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

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

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正義不寧寧也言寧有唯

是之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不行是懼言已

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雍塞不行所懼唯

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祧遠祖廟陸祭云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耳非

為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襄
 九年季武子對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其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僅四世耳豈遠祖乎今案
 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祧及注聘禮不腆先君之
 祧則云祧始祖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尚
 尊者斯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
 衰世制近世儒論者蓋多疑之孔於彼疏中亦引此
 傳文云散而通儒論則凡廟曰祧蓋覺鄭說之非也
 其豐氏無遠祖廟者良是而云以君賜或得立穆
 公廟則過矣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之設
 於私家非禮也衡案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壇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為禋廟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去壇為禋壇禋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禋壇
 是遠廟為禋壇禋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禋壇
 王立七廟而下文以五廟二祧當之是廟祧對言
 則別散言則通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
 武世室周之王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
 廟報德酬功之典闕如而自廢周之文武二廟以報
 周公制禮始祖廟四親廟之外置文武二廟以報

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世超上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特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歆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

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正義殷周雖改

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未醫和則云八年衡案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

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

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

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讞，讞，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褻，穠，耘也。壅苗為褻。正義：播種於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

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

不為患。衡案：難猶患也。言不能為人則是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

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

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

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

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唯譏執戈，不

二戈是也。陸祭云：離猶離坐，離立之離。兩相麗也。衡案：下文云：二執戈者前矣。陸說是也。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

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

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

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

服、無所怪也。正義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

乎、衡案、緝蒲為殿屋、事無所出、服說是也、蔡屬楚地、又相近、子家知圍在國之狀、故言蒲宮、以證二

前戈、之不足怪焉、伯州黎言假之者、謂二楚伯州

前戈、非蒲宮也、正義以為蒲宮而駁服、非楚伯州

黎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

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

君、伯州黎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

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

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

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

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

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

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黎、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

終、州黎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服虔云、愍、

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衡案、服說是也、言公子

圍、子皙、皆將為患、故代州黎、子羽、憂之、非謂子羽

亦遇禍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

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

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

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

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
 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
 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
 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
 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正義不如子羽之譏
 評、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
 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衡案持
 持如持論之持、子皮云、二執戈者前矣、子家云、蒲
 官、有前不亦可乎、皆執公子圍所行而論之、故云
 之、持皆保生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
 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
 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
 當身各無患、鄭注云、禮記緇衣、言有物李武子伐莒
 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
 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
 莒、瀆齊盟、瀆、漫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
 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
 辭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蹙叔孫家
 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
 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牆衡案言己出會衛社稷猶人家有牆以掩蔽穢
 惡也今令牆隙壞誰之咎也言咎在季孫也然
 己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國雖怨
 惡於外則吾咎又甚於季孫故不可賂也
 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

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
 逆陸祭云褊狹小也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李
 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
 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
 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焦循云詩周南薄
 汚我私毛傳云汚

煩也煩與勞同義正義謂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
 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失之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

賢能則衆附從之衡案其能能矣能者皆能是二者能失之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

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

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

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

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衡案謂置封人而守之舉

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陸祭云閔二年傳佩表義

爾且此方論疆場之事何遠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者也衡案舉旗以表疆故謂之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

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

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馬宗

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汲冢古文帝啓十五年五觀以西

河叛彭伯壽帥師商有妣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

征西河武觀來歸邳今下

邳縣顧炎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妣人叛

彭伯韋伯伐班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

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陸祭云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作也則二國自別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為亂者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

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

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辨治

也吳濮有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

今建寧郡南有濮夷蠻過也衡案蠻隙也謂二國有可乘之隙莒

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

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

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

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

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

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

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

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弊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

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衡案：道為道也，以彊取不義，為道以縱淫虐也，承上省文。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鬼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正義：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數各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卿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惠棟云：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

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

國趙孟治之然推穆叔賦鵲巢之意不杜注為切

能安諸侯而專美其治晉國且喻治晉國嫌於晉

侯為庸君而趙孟專其權言語之道恐不當如此

蓋喻諸侯各有其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亦詩召南義取芣采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

求其厚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稽而用之其何實非

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芣大國能省愛用之而

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稽愛也衡案小減曰省稽與

惜用之而不竭其力也趙孟不敢當鵲巢而穆叔

又賦此可見其賦鵲巢取趙孟能安諸侯不在其

治晉國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

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危也吠脫

脫安徐悅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

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

陵陸粲云趙子常曰危以喻楚諸侯惡公子圍故

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

見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

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

矣不復見此樂

衡案趙孟死兆既見於此矣故傳載之以為下文之引

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

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潁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

為潁衡案水內曰潁河雒合流之內故名雒潁劉子曰美哉禹

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

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

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

之九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

禹功正義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阮元云北宋刻釋文績作績衡案杜注纂字解傳績字北宋釋

文是也孔氏作疏時已譌為績故云績亦功也又案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穀雒鬪至此六十一年未

聞有治之者劉子之言蓋有由而發矣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

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

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

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

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

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

孫歸號會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日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會天謂會阜會阜叔孫
 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
 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
 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
 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鬻乎言
 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鬻之聲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衡案楹所
 堂上之大柱在兩階之間與凡柱殊故以喻季孫
 也不言升而言出則時叔孫在室將出戶至堂故
 得指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
 楹也

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

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

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

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子南

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

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

云女以子南先聘己故言夫也下文夫婦婦所

謂順也其指可識矣衡案杜注是也陸以夫也為

夫婦之夫得女適子南氏之意而未得於辭女適

子南氏固以其先聘矣然其所以為辭則悅其有

丈夫之氣象也蓋此女極慧欲己不奪志而盛飾

丈夫審矣，夫夫婦婦，上皆謂身，下皆謂德。下夫，即
 夫也。之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子南
 所為，皆可倚仗。婦之事，故云。夫夫婦婦之言，伏事君
 子也。故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誤為父父子
 之例，不若杜注遠矣。而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
 後，儒或仍取陸說，何也。
 甲以見子南，衡案，橐猶衷也。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
 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
 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
 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
 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

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
衡案，理之為紀，制度法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衡案，此獄
 也。曲在子皙，然子皙族大勢強，子產未能討，故不
 究其情。放游楚於吳，以安其國。乃周禮調人，避讎
 之法，適所以全之。非惡之也。孔子以可共權為處
 變之極致。若子產者，蓋近之。後世堅執一理而未
 察情勢，所以鑑矣。人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
 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

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

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搃蔡散之也正義蔡字殺下米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復

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

黑傳衡案子產獨罪游楚本出於秦后子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

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

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衡案寵之者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母

言而釋之曰罪秦伯明罪不相容非失教失之也杜以為鄭莊於段之類故云失教失之后子享

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

之道王念孫云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比次為橋也李

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宣十二年公羊

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知十

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

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

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

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正義
 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
 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
 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陸粲云千乘之說先儒
 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
 八反之語遂為此言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
 云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
 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
 次第而至衡案十里舍車傳不言幾乘服以為一
 乘是也八反服以為一車八反杜以為八車一反
 以成一舍八乘之說然不得於辭服說亦是但服
 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則失之果如其說一
 獻間當行二十里孔以追風逐日難之是也今案
 終事承上句謂終取酬幣之事非謂終享也十里
 置車言車多終事八反言幣多二句各一事皆述
 后子豪富之狀服因上文造舟於河謂自雍至絳
 一日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
 侯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之言謂取幣盡用千乘
 故云八乘車各以次載幣不知享已有日故造舟

于河以備風波不可渡之虞非為欲一日而達絳也傳載司馬侯問車者遙應其車千乘不承終事
 杜皆非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
 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

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
 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

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
 欲輔助之者多傳遜云有國者其先必有土地功德

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衡案言不數世

天折也衡案后子對云有焉然趙孟之言也故趙

孟又問其幾何言秦伯將幾何年而天也正義亦

云君或早夭則傳作天甚明若作天字指上文不

數世淫弗能斃對曰以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

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日景也趙

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衡案趙孟視陰者感日昃易移下文既歲而愒日

不數世

書五行志引作天乎漢

既不亡則君當

之也故趙

孟之言也

正義亦

天也

指上文不

對曰有焉

趙孟曰其

及夕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久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

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釋文翫

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愒阮元云諸本注云翫抄

釋文云又作愒是也案說文心部愒字注云翫抄

从心元聲引傳作愒歲而愒日愒欲飲據說文傳文

本亦作愒故杜云皆貪也愒歲愒日即指上文

是知今本為誤依本訓為說其與幾何言不能

久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

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
 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皙強
 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
 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
 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
 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沈彤云、共如字、讀謂彼以
 什徒、共當一車、必克、因此
 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車為卒之
 故、衡案、沈說是也、但此當從我立辭、沈從彼立辭、
 未是、克如勝國之勝、謂為狄所克、又猶更也、言狄
 以步卒十人、共攻一車、雖戰於平地、必為狄所克、
 若困我於阨、其為狄、所克、更甚於平地、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

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

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衡案、五乘為三伍、以甲士

以屬甲士、五乘三百七十五人、分為三伍、則每伍
 百二十五人、必五乘為三伍者、取編伍之便耳、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

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衡案、離麗通、前

以齊力、又置一陳於前、以誘狄也、正義載服說、以
 兩伍專參、偏為車乘多少之名、此既去車為卒、恐

未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

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

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

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衡案公子鉏納之故書入展輿奔吳

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郟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郟今

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齊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

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

人則國家彊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

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

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暉、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洺、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如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有水旱之災、則禱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禱祭、為營壝用幣、以祈福祥、星辰之神、若實沈者、正義周禮大祝掌六祈四曰禱祭、鄭眾云、禱、日月星辰山川之神、鄭玄云、禱、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禱、如日食、以朱絲繫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也、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繫繞、日月山川、非可禱之物、不得以此解禱也、賈逵以為營壝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壝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正義節即四時是也，陸粲

云宣通也，節者為之節適，孔疏以為為時節非也，衡案氣散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湫底對

陸訓通，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

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焦循云

之為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注云愁

讀為摯，摯，斂也，秋之為湫，即秋之為摯，摯為斂，收斂即集，聚爾雅，摯，聚也，杜讀湫為摯，故訓為集，正義謂以意為訓，非也，王念孫云，露，疲也，憊也，管子

五輔篇曰，振罷露，資之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

羸，憊極也，故杜云，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

義與保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衡案，二說皆是也，露，又作路，路，皆同音假借，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茲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

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

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

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

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

省顧炎武云省減也衡案娶同姓未必生疾又未必不殖蓋世漸降俗漸薄至紂時淫風大行世

有外內亂廢人倫者故周公制禮以防之周禮九

伐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法至嚴矣又初不娶同

姓之禮以防其微聖人時錯之宜可以窺一斑矣

蓋四姬有殊色晉侯寵之生內熱惑蟲之疾觀子

產美先盡矣之言可見矣子產謂遠其最所寵猶

或可及故引禮辨之曰四姬有省猶可其實非謂

娶同姓必生疾也杜謂據異姓猶存故謂盡去四

姬為省顧謂四姬中減其二三詳子產所謂盡去四

是叔向曰善哉盱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

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

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衡案賄贈賄也晉侯求醫

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

室疾如蠱蠱惑疾王念孫云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室於義轉

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當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

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

至又誤為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

女蠱為韻下文食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

用韻若下文曰近女室不可為句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

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

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此最
 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衡案王說辨矣然
 詳味傳文此八字一句是謂二字紆下六字非韻
 語也沉焦氏既用女室字則漢儒亦以室字為句
 當以舊正**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
 讀為正

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

天所祐衡案言良臣又將死此皆晉侯不為天命所祐之所致焉**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

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

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

息也降罷退傳遜云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
 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
 於中五聲固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

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
 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
 有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事者則不用正聲
 而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
 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
 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
 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衡案宮聲緩大先王之樂
 以此為貴降謂其聲漸細其節漸急遲速本末以
 相及者言樂曲中雖有遲速本末之殊必相及中
 聲也其聲節雖漸急細猶不失中聲故云五降以
 降五降即五節五節以各曲言五降以遞下言五
 變之後則其聲益急其聲益細於是**有煩手淫聲**
 變為煩手淫聲矣故不容彈也

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

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衡案惛堙塞也**物亦如之言**

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

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

悖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衡案以威儀自節適其身也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

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

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

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

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衡案徵明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

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

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

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寔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

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言晦時顧炎武云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焦循云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天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水火土金水

燥溼風天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水火土金水

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大陽

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大陰為溼厥陰為風少

陰為火皆其在天木初氣也女謂少陰少陰為君

歡君火舒暢物也故女為陽物衡案春陽之氣使人

物之證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謂壹四時出

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衡案節事也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

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

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贈賄之禮衡案子產聘使也己發而贈賄於郊故厚賜之故言厚其禮和醫耳無贈賄之禮未發而各有當也杜以為為贈賄失之言楚公子圍使公子

黑肱伯州犂城攣櫟郊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

攣縣屬南陽郊縣屬襄城櫟今河南南陽翟縣三邑

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

弑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

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

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

誤也。衡案：下文有十二月，又有甲辰朔己酉在甲辰前五十六日，十一月不得有己酉。杜云：經

傳皆言十一月，其意謂月不誤，乃日誤耳。月誤當作日誤，據正義所載劉炫之言，劉所見本既誤作

月，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邾敖子。右尹子干出

奔晉，子干、王子比、官廐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

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邾敖

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

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

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謂與之田

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衡案：謂之餼，則必是廩俸，下文言底祿者，祿可以包俸也。孔云：與之田

非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

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

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

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

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會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

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正義：劉炫以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起本。棟云：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衰。史記分共孟為兩人，傳寫之誤。孟子餘，謂共孟及衰。衡案：劉說，是也。烝當用仲月，而晉烝在十一月之末，餘日僅容趙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烝。以下三句，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或據上十二月之文，以甲辰為閏月朔，今案上文有六月丁巳，丁巳在甲辰前四十七日，以甲辰為閏月朔，據以上推，丁巳為七月十日，六月不得有丁巳。且閏者歲之餘也，不可以舉正祀。可謂妄矣。趙氏稱孟者，數人蓋其號也。子餘是趙衰之字，傳不應並舉號字。衰亦未嘗稱孟，故曰會惠說，是也。兩人會合也，合祭孟與子餘，故曰會惠說，是也。

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襜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衡案春秋之例，未有還然，後始書其往者，冬往，何以為信史，杜為此說者，以傳書公如晉，在冬，十月上耳，此亦不善讀傳之過也。傳書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上者，公如晉，經既言冬，不言可知矣。陳無字見執在四月，及少姜卒，叔向乃敢諫之，而其歸在公

如晉之後，故移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之上，以見晉侯之惑，且為明年四月齊請繼室張本，詳考傳上下文，明若觀火，豈以公實以秋行書之冬十月上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

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正義，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為象也。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

易象諸國同在，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子、周禮在魯，故先云周公之德，沈彤云：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類、蓋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亡，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文，五十凡謂之禮經，衡案言易、豕爻在其不，不必言象，沈以爲治象、教象之類是也。管子云：憲籍判於前，憲謂表示之者，即周禮之象，魏是也。籍謂其柢本，憲縣示於民，籍藏于府，故云：判於前是。府有縣象之副，故宣子得就大史氏而見之也。韓非兩引魯春秋，見其所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言魯春秋者，皆謂今傳文，蓋魯史舊文，本出於周公之法，左氏因而脩之，加以其所聞見，以解於其法，則依然魯史之舊，故宣子所載多先王之禮。乃撥亂反正之法，詩不亡，孔子未必作之，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武王誅紂未幾而崩，禮樂制度皆成於周公，見其禮而周公制德，故先言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在務本，周公制

作皆推而本之，故次云周之所以王也。據傳文是韓宣子始見易象與春秋矣，上疏云：此二書晉國亦應有，韓子舊應經見，不知古所以爲教也。詩書禮樂其餘典籍，非史與博物君子未必見之也。況竹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於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反多，後世易簡以紙人亦易務博覽，疎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時，儒道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

季武子賦絲之卒章，絲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

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

四輔。釋文：四臣，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韓子賦角

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

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陸祭云彌縫敝

邑下語意不完，當有逸文。衡案補塞罅隙曰彌縫。彌縫其罅隙使之完全，即兄弟昏姻無罅遠矣。之意未見語。

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

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正義服虔云譽游也。

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

子何以輒對。故杜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

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

豫，故服趙互引為證。衡案：譽豫通。故服趙互引但宴雖主歡，自有常禮。庭有嘉樹，輒降堂游其下，恐

春秋之時，無禮未至此。服訓游蓋以下文遂賦甘棠耳。然既已譽之，雖不憇其下，亦可以比甘棠矣。

杜注：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

也。殖長也。衡案：封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

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

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充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

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

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

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樂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

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衡案：諸侯親迎，而姊妹則上卿送之。送之是送者之班，常卑於逆者。禮也。今齊使送者從逆者之班，無他，畏大國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止於此，猶有所以改易，使上卿送之，失禮已甚。亂所以作，故齊不敢也。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衡案：弘，達也。弘，大也。言為幸大矣。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
 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
 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
 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
 之族子產在郟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案衡
 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分而威刑不立為害多端故懼不及也使吏數之責數其
 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
 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
 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木君將任之不木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
陸粲云：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當讀至使字句絕。蓋曰：齊國則不共矣，而執其使，則晉君之刑已頗，言罪不在使人也。杜誤斷其句，衡案以已通已。

甚也。平公庸主，故層層開喻，杜不喻其意，既以上不共為齊國，遂以此不共為晉國耳。陸說得之。

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

侯赦之。衡案：陳無宇如晉在四月，少姜卒，晉侯始歸之，故書冬十月於此，以明其惑。杜不曉。

傳意遂謂魯侯以秋如晉，疎矣。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

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

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衡案：春秋未脩書曰：某某出其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召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

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召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

魯君以自孫為文其意甚明傳云罪之者諸侯不生名今經名北燕伯明罪之也然則經書弑其君何也曰逐猶可掩也弑不可得而掩故直書以正其罪亦所以為訓也然君無道亦書其名以罪之言為君者不當如此反以證此傳所云罪之者謂書名可知矣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衡案將且也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衡案不敢擇位承上士喪晉不復擇弔葬者之位使其禮數同於守適夫人如少姜位賤上文嬖寵盡之何更言不擇其位哉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繼室復薦女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齊顧炎武以石經為誤陳樹華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大叔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為誤哉少齊一本作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為

齊字按陳說是也。衡案少字姜姓，姓字相配，婦人之正稱，晉侯寵異之，去姓而加國名，蓋亦房中戲謔之言，非尊稱也。然子大叔方言其有寵，舍正稱而舉綽號，亦其所也。當以作齊為正，又案聘禮，卿館於大夫，據下文張趯除先人之弊廬之言，此時子大叔館於張趯氏，故趯得見子大叔，而與之深語也。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

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衡案同盟書名，傳既再發之，而此又言之。

者，下有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文嫌於此，亦書名罪之，故言同盟以明非罪之耳。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

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釋文質徐之，二反。不腆先

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

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

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

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正義服虔云：焜燿，明也。權照

也，言備妃嬪之列，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照明己之意望也。

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正義

妹亦先君之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衡案謂我姑

遺姑姊妹謂先君之女兄弟其齒與己為姊妹者

先君之女以適總之妾媵所生亦在其中矣而如

也言若如人者猶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

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

官陸祭云董督也振猶舉也王引之云擇女為昏

案董當讀為動振之言振動也周語曰民用莫不

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莫不

亦或為祝董後鄭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是董與動

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案董陸訓督是也振動連讀振收也中庸曰振河

海而不洩上文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

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人督察而收擇之

連讀釋為齊自擇之所望也先儒董振韓宣子使叔

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

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

則葬訖君臣乃釋服衡案為妻齊衰杖期貴賤同

紉短喪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

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正義舉亦皆之義

念孫云舉當讀為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衡案古者

也於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

氏衡案晏子以今料後知齊終將為陳氏然公棄

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

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衡案自用也

各用其四以上於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

釜八斗鍾八斛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

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

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

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衡案詳注意五豆

為豆一句故陸云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

又五五而加也如今本正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

加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與杜注不合

故知其誤也今詳考傳文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若五豆為區而區二斗則豆無所登傳何以言皆

登一焉知五升為豆是也四豆為區四區為釜於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屢言，則多，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正義服虔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代其痛也。衡案：休，咻通，咻，煦也，煨，咻，氣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正義定本相作祖，衡案相助也，胡公大姬陳侯之祖，故云四公相之在齊，若作祖字，義不可通，沈形反，以定本為是，失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我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衡案以無人無長例之，不駕謂駑駘不可駕耳。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衡案公乘公我車也，無人御右非其人，列行也。庶民罷敝，而官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

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繫於刑、繫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

張趯同譏、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

福、則庶幾亂疾止也、陸粲云、如、若也、祉、朱傳以爲

此詩、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蓋君子喜則錫

福、故謂喜爲祉、衡案、古之君子、喜怒當義、而不獨

喜怒、於心、喜則有賞、怒則有罰、故言祉以見喜、言

怒以見罰、范武子精通詩旨、故云、君子之喜怒、以

得、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

旣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

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衡案、景公嫌晏子之

爽、塏者、今爲更之、必擇爽塏之地而爲之、非附益

其故宅而大之也、旣新爲之、則其所壞里室必多

故晏子毀新宅、改爲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使

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復、反也、

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王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旣使

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

曰、以下、唯、鄰、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

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

左傳輯釋

卷十八

四

諺曰、衡案、此且字不可讀、而注二三子先卜鄰矣、
疏無解、則其本作曰、王說是也。

二三子謂鄰人、衡案、謂里室相鄰者耳。違卜不祥、君子不犯

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
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

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

晉國、子豐、段之父、正義、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大子、

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勞事、無所見、

故杜不解之、衡案、平公庸君、嘉伯石有禮、欲賞之、

而惡無名、故舉其父微勞、以為辭耳、故君子亦專、

稱伯石得禮、未嘗一言及其父、可見非子豐別有、

功勞也、服說、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

未可遽非焉、內郡、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為禮

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

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

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

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

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

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
 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
 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
 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
 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
 焉有言州必死戒趙獲也凡引古人之言以申
 其常也或言志曰或言古人有言自左氏載時人
 評騭之外未有稱君子曰者疑有誤矣弗知
 實難者言不知其為不義實難改悔也弗從本
 或作復從非也豐氏故主韓氏故
 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
 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

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
 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
 禮椒為之辟仇正義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
 叔正敬叔弓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
 郊為懿伯之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
 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
 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
 敬叔不入以禮所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
 人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言其言差錯不
 入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言其言差錯不
 可顯解是鄭之謬也陸彙案忌謂忌日耳此解及
 檀弓注疏所云皆瞽說也彙案鄭說是也敬子舊
 有怨於懿伯懿伯不入時在鄭云敬子及郊聞其將
 恐禍及惠伯故不入也鄭云敬子及郊聞其將
 為叔父行其屬懿伯既疏故有相親怨之事也穆推之當敬
 叔叔父行其屬懿伯既疏故有相親怨之事也穆推之當敬

忌日、從陳澹記注、蓋本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然戴記所言、謂父母之忌日耳、叔父之喪、齊衰期、不杖、豈有終身辟其忌日之理哉、此自陳澹馨說、而陸襲之、亦未免為馨矣、下文又云、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

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衡案、有張趯使謂大叔曰、猶親也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庶幾如趨言小邾穆公
 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
 又卑一哱焉一哱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
 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
 孫從之八月大雩早也齊侯田於菖菖齊東竟盧
 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嬖慶
 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
 老不能復為害釋文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
 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

陸祭云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
 嬖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云爾以
 復往言謂彼雖衰老而故智尚存或能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嬖于

北燕恐其復作亂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
 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

於衛術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衛案罪之也者謂
 書名說詳於經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
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

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媯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衡案雹之大者折樹破瓦不唯失時氣也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胡城衡案各本胡國則下不當有有字今從史記正義刪之執齊慶

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衡案慶封當書但楚子責其為卿時之罪以誅之故遂滅賴九

月取郟郟昔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稱齊以書之明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也遂滅賴九

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

伯田江南故言復使叔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王念孫云：虞，憂也。范望注：大玄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衡案：虞，訓度，本義也。度，敵為禍難，心為之憂，故引伸訓憂。王所引是也。度，敵有禍難，及約鄰國救己，度其將至，心必望之，故又引伸訓望。下文虞敵國之難，及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之屬是也，是二者度之一訓，可以兼之。然二義正相反，而同訓度，味者或不能曉，故范望訓憂，方言廣雅訓望，皆引伸之義也。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衡案：寵，故杜加威字，是也。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

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衡案：虞，望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

難是三殆也。衡案：虞，望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

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
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沭鄉縣

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阮元云、新序作終南、水經注云、地理志曰、縣有

大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陳樹華云、左傳本作終、杜氏改作中、也、衡案、終中聲近、故

尚書作終、南、左氏作中南、水經注謂杜預以大

謂杜改左氏終、南、為中南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衡案、以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陸祭云、劉

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王引之云、亨當從新序

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

享耳、亦不知古人之文、多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

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

子路、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

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

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玉、藻、云、

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

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

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

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不

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不

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

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

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

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

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陸祭云、少讀如字、於義為勝、少安、猶叔向云、晉少懦矣、又晏子云、後世若少惰、外傳亦有若少安、恐無及也。

之語、衡案、安如懷與安、實敗名之安、謂安逸無所為、不在諸侯、其意不在諸侯也、言不以諸侯叛服為意、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正義釋言云、匡、正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為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

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

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

中奎星朝見東方正義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

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如鄭

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

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

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以

鄭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見於東

方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見於東

位以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為啓冰

故以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為啓冰

在北陸謂十二月日纏虛危虛危在北方七宿之

中則西陸朝覲亦指白虎全宿而言不僅指其一

宿也二月獻羔啓冰室而已未其藏冰也深山窮

即用之不應言出之鄭說是也

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

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正義周禮鼈人掌互物

有甲肅胡阮元云釋文互作互按說文無沍字古

祇作互衡案正義引周禮鼈人解沍則沍舊本作

互矣互寒謂冰堅如龜鼈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

賓食葬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

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

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

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衡案

之祿謂祿厚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衡案

亦有內命婦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

此當兼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

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

衡案曰自曰至自上下及下之辭則老疾謂卑賤者

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疾亦有當以肉養者凡肉

遭暑易腐爛故賜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

冰使民養老疾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

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

衡案待有風而出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

之恐其速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衡案積陰

堆積至春夏陽氣發洩其下化為水而其上未釋

狂風卷之摩盪為雹雹必挾風雷以此也周正月

今之十一月而新冰未結舊冰為風卷去而夏無

為雹乃愆陽所致申豐論雹理精微入神矣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

雨為人所患苦正義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

害物為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蓄霜雹癘疾不降癘

苦耳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為天天死為札釋文札側

截陸祭云昭十九年傳注大死曰札此以天

文誤耳鄭衆云札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劉

熙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鄭今藏川

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

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即

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

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癸

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顧。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

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惠棟云：汲郡古文曰：成

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康有鄆宮

之朝。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

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穆王三十九年會諸

侯于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

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

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

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

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

從言之異

正義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

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

規正二子之過

陸祭云謂規正會禮之過耳禮雖向戌公孫僑所獻然非

二子身行之也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

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

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

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也惠士奇云墮幣謂祭周禮肆師大祀用

玉帛又守祧藏墮大祝墮豐小祝贊墮特牲少牢
 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
 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武城有先君之廟也
 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
 馬宗璉云會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
 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莫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
 武城先王之廟而反命矣宋幣於宗廟疑非以墮
 幣為辭服虔以為將輸受宋幣於宗廟疑非以墮
 案特牲饋食按祭鄭康成據士虞禮古文讀為墮
 祭云墮祭下祭也下祭取之置下不復舉向也墮
 布亦置之下義與墮同申本楚國其地不在城之
 北武城在陽宛縣北皆非楚宗邑恐不在城之
 祧且祭有墮祭使人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
 二且祭有墮祭使人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
 祧則布幣也田故杜據上文田於武城以宗祧
 之事為廟祧也田故杜據上文田於武城以宗祧
 田不得相呼應後指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也將
 後字不相呼應後指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也將

矣惠云與上文不相連屬未達此義也馬以墮幣
 為藏主命遂謂是時會畢顯與經書大子佐相戾
 其謬尤甚蓋馬見傳載此事於會畢之傳忽思藏
 主命之事不復顧經文以初此說耳不知傳欲與
 下執徐子相之比譏以見楚子無道因以起椒舉之諫
 與子產左師之譏故載之此豈以在會畢之後哉
 不思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
 甚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

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惠棟云汲郡古文

諸侯于仍方緡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緡即
 羊傳后緡方緡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緡即
 有仍也服虔杜預皆以緡為二國疑非有仍案婦
 人未有以國氏者據后緡方緡為之文緡疑為有仍之

說可從姓審矣賈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

曰紂為黎丘古文曰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

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衡案毛詩旌丘序云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于衛

黎都邶在朝歌之東北狄既迫逐黎侯次及衛國則

而東紂為黎之蒐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

中嶽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

代逸事他無所徵姑舉惠所引以備參考云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

悛諫悛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

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

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

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衡案二國大於滕小耳宋

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荅見慰衡案滕小邾

楚特許之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

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

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

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此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顧炎武云

君衡案不言殺君而言逆命者椒舉所慮在不愛

楚子之戮且避其所忌也古人之言各得其要故

不多言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

侯焉用之播揚也衡案言慶封不從戮楚子舊惡

亦避所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

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

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

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中軍主所將王問諸

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

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

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衡案民去其鄉戶口日九月取

郟言易也昔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

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

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正義服虔以為子產為丘賦者賦此一行一丘之田使

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謂復之惠棟云賦謂兵

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政

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沈彤云既云作則非復古

況又國人之謗其為蠹尾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

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安得自謂為

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

國用若魯丘甲之類耳衡案或問子產孔子曰惠

人也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及其死為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孟子亦曰惠而不知為政其

為聖賢所稱如此即有過舉必不至如杜注所云

矣竊謂丘如獲於丘民為天子之丘指縣鄙言非

四邑為丘之丘也古法軍賦出於三鄉三遂為之

副時四方多事子產憫其勞徧賦縣鄙交番徵發

之所謂其使之也義故國人謗之而子產以為禮

義不愆與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

尉氏所殺己為蠹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

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

也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言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

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

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左傳輯釋

卷十八

子罕君子作法於涼其敵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

敵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棟

云列位也言姬姓之君僖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

列衡案列行也故訓位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

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

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鄩縣東北有棘亭汝陰

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

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

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歲

尹亘咎城鍾離亘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

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

大夫罷鬪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

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衡案穆

在成十六年之前此及下注襄二年豎遇婦人使

牛五六歲皆謬說也詳見於成十六年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

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

僕上僕肩偃深目而豶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

識也、衡案告其徒以所夢之象使及宣伯奔齊饋

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

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

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

經、衡案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孟丙仲

壬至襄二年為卿故始見經耳說詳於成十六

年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

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

言從夢未必吉衡案嘗語其徒以所夢之象故召

小兒今豎牛與所夢相應則其年有寵長使為政

必亦稍長杜云五六歲又失之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

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

丘猶丘猶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

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

落之以豶豬血釁鐘日落之衡案落始也室成始居

之飲酒亦曰落禮宗廟成則釁之官室成始用則落之器亦如之鐘孟器耳何為釁之哉既具饗

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

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

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也衡案殺諸外恐叔孫見之

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

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游觀於公官公與之環賜

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

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

之矣遂逐之奔齊也衡案叔孫雖不知人亦魯智臣

疾焉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姦耳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

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

辭以免陸祭云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致禍故

羊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衡案杜洩始不知豎牛所為以

叔孫疾急以此為亂命故荅以求之而至非忿之乃

慰之也觀下文豎牛云云洩蓋為叔孫求食矣觀

其與季孫論辨之言洩亦忠臣未必至如陸所言
之甚焉且如其說訓求為召然牛自來耳叔孫未
嘗召之與事實相
及、其謬甚於杜矣

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衡案杜汎解个

其實饋自東方進其所置乃東廂也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

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

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

叔孫婁也公使杜洩葬叔孫暨牛賂叔仲昭子與

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

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衡案左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

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勲而賜之

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

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

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衡案叔孫雖亡季孟猶在不必取屬官為徵而杜洩兼言工正者叔孫不當自書已

寵榮、故使屬官書之、而已監之耳。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勲功也、今

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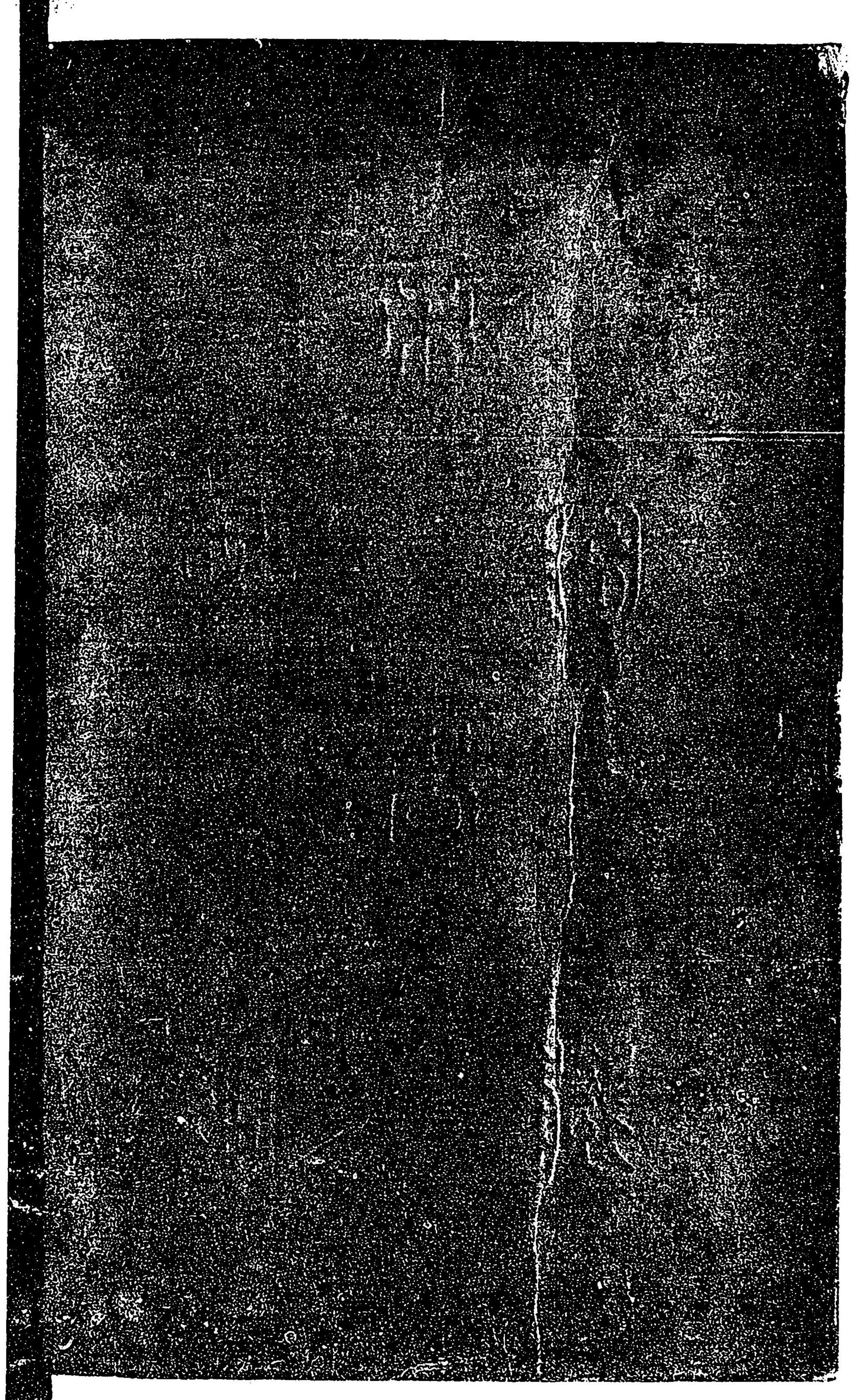
左傳輯釋卷十八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澁谷啓子發

校字

137
21
43



137
21
43

左傳輯釋

十四